

主编 林精华

# 尼采和高尔基

俄国知识界关于高尔基批评文集

林精华等◎译

阿·米·列米佐夫 德·弗·菲洛索福夫 德·谢·梅列日科夫斯基等◎著



京华  
学术  
文丛

東方出版社

京华  
学术  
文丛



# 尼采和高尔基

俄国知识界关于高尔基批评文集

林精华等◎译

阿·米·列米佐夫 德·弗·菲洛索福夫 德·谢·梅列日科夫斯基等◎著

东方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尼采和高尔基：俄国知识界关于高尔基批评文集 / 林精华等译.  
-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 12

ISBN 978 - 7 - 5060 - 3994 - 9

I. ①尼… II. ①林… III. ①高尔基, M. (1868 ~ 1936)  
- 人物研究 - 文集 IV. ①K835. 125. 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81524 号

---

## 尼采和高尔基：俄国知识界关于高尔基批评文集

NICAI HE GAOERJI EGUO ZHISHIJIE GUANYU GAOERJI PIPING WENJI

---

译者署名 林精华等

责任编辑 刘丽华

文字编辑 冯华英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社**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网 址 [http://www. peoplepress. net](http://www.peoplepress.net)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印 刷 北京龙之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420 千字

印 张 24. 75

书 号 ISBN 978 - 7 - 5060 - 3994 - 9

定 价 46. 00 元

# 目 录

导言：一位伟大文学家和许多重要批评家 ..... 林精华 / 001

## 1 高尔基成了怎样的名人：同时代作家的视角

高 尔 基 ..... 伊·阿·布宁 / 028

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高尔基 ..... 阿·米·列米佐夫 / 035

马克西姆·高尔基 ..... 鲍·康·扎伊采夫 / 039

马克西姆·高尔基 ..... 尤·帕·安年科夫 / 050

马克西姆·高尔基 ..... 科·伊·丘科夫斯基 / 071

即将出现的教堂：契诃夫与高尔基 ... 德·谢·梅列日科夫斯基 / 081

## 2 高尔基如何成了文学家：同时代批评家的观察

论马克西姆·高尔基先生及他笔下的主人公 ..... 尼古拉·米哈伊洛夫斯基 / 120

抗议苦闷的歌手 .....	弗·波谢 / 171
美丽的犬儒主义 .....	米·奥·梅尼希科夫 / 184
普 富 尔 .....	科·伊·丘科夫斯基 / 213
高尔基才华的新特征 .....	阿·斯卡比契夫斯基 / 229
马克西姆·高尔基及其新主人公的理念 .....	列·叶·奥博连斯基 / 249
高尔基谈宗教 .....	德·弗·菲洛索福夫 / 259

### 3 高尔基是怎样的思想家：同时代理论家的眼光

未来的庸俗习气 .....	德·弗·菲洛索福夫 / 266
论俄国所谓的宗教探索 .....	格·瓦·普列汉诺夫 / 275
并非神圣的罗斯 .....	德·谢·梅列日科夫斯基 / 286
《知识》第二十三辑 .....	安·瓦·卢纳察尔斯基 / 299
唯物主义的瓦解 .....	德·弗·菲洛索福夫 / 312
高尔基的终结 .....	德·弗·菲洛索福夫 / 318
尼采和高尔基 .....	M. 格尔罗特 / 338
追寻生活的意义 .....	弗·费·勃齐亚诺夫斯基 / 371
译 后 记 .....	主编 / 391

## 导言：一位伟大文学家和许多重要批评家

——俄国白银时代知识分子对高尔基的认知

林精华

后苏联代之以苏联，不单有制度的变革和意识形态的更迭，还有审美观、价值观和文学观等多方位之变。在这种历史巨变中，苏联时代被神化的高尔基（1868—1936）形象，出现了巨大分裂——报纸或电视或畅销书涉及高尔基少不了激烈批判，而文学史教科书却保持着高尔基的文学史地位。其实，如此情形并非始自20—21世纪之交，早在百年前俄国激进主义文学批评家、不被左派和右派所接纳的政论家梅尼希科夫（М. Меньшиков，1859—1918）就著文《美丽的厚颜无耻——读点高尔基短篇小说》（《新时代》杂志总第76期，1900年）说，“高尔基是现今唯一的在俄国不为人知的以艺术家形象出现的仁慈信徒。当然，这种崇高的使命早晚要归功于他这位俄国精神觉醒和进步的伟大推动者……对于像高尔基这样忘我奋斗的作家，缺少的是一个适当的评价他的雕塑家，给他这样的前途光明的坚强者、优雅俄语文学的工作者戴上桂冠、推上宝座，雕造一座栩栩如生的纪念碑。”而颠覆高尔基神话、迷思，于中国而言同样是很艰难的，因为茅盾《高尔基和中国文坛》（1946）早就描述道，“30年前中国新文学运动刚开始时，高尔基作品就被介绍过来了。抢译高尔基成为风尚：从日语重译，从英、法、德、世界语重译。即使最近十多年，直接从俄文翻译已日渐多了，重译还是继续不绝”，就算是赶时髦，“持续三十多年而未见衰竭”亦难得，且中国作家“不但从中接受了战斗精神，也学习了如何爱与憎，爱什么、憎恨什么；更从其一生事业中知道了一个作家若希望不脱离群众，便应当怎样的生活”，断言研究高尔基对中国的影响，“可写成一本厚书，

这工作本身就是一种学问”<sup>①</sup>。但这类情形不是高尔基本人所制造，而是中国照搬了苏联意识形态及其所构建的高尔基神话，以至于即便是苏俄另一些知识分子和另一种意识形态试图消解这种神话，却在另一层意义上重建高尔基迷思，中国也照旧维系着苏联最初的高尔基神话。而且，高尔基神话并非空穴来风：《俄罗斯通报》主笔和出版家思捷齐金（Николай Стечкин，1854—1906）作为俄国知识界著名的保守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君主主义者，1904年就在《俄罗斯通报》第1—4期连载十万余字长文《马克西姆·高尔基及其创作在俄罗斯语言文学史和俄罗斯社会生活中的意义》称，“高尔基的天才之本质和大小、其作品的意义、对作者的影响——所有这些问题被质疑、讨论、争论。但读者大众不管这些质疑和争论，仍普遍喜欢高尔基作品集。高尔基作品的这种普遍受欢迎程度，几乎没有任何其他俄语书籍能与之相比”，1903年9月五卷本高尔基文集出版发行量超过四万册，“无论屠格涅夫《贵族之家》，还是托尔斯泰伯爵《战争与和平》，抑或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从未有这样的发行量，尤其是他们最初的创作。即使普希金本人在其最负盛名时，作品发行量也不及高尔基”，由此这位批评家从作家的文学形象塑造、主题表达、情节设计等方面探讨高尔基何以如此被读者广泛接受的多方面原因。

但是，高尔基的文学业绩仅仅是其神话之出现的最初原因，其文学业绩本身是令人疑惑的。彼什科夫这位出身寒门、自小居无定所的流浪汉，不单没受过任何系统的专业教育，甚至最起码的基础教育阶段远未能完成，却在24岁（1892）以马克西姆·高尔基（意为最大的痛苦）笔名发表令人耳目一新之作《马卡尔·楚德拉》、26岁（1894）发表《苦命人巴维尔》（《伏尔加人报》连载25期的第一部中篇小说）、27岁（1895）发表《伊则吉尔老婆子》和《鹰之歌》等震动文坛的短篇小说、31岁（1899）推出首部长篇小说《福马·高尔杰耶夫》，此后无论岁月怎样变化，不断有力作问世，如《母亲》、《奥古洛夫镇》（1909）、《夏天》（1909）、《马特维·柯热米亚金的一生》（1910—1911）、《意大利童话》（1911—1913）、《俄罗斯童话》（1912—1917），以及自传体三部曲、《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和惶惶百万字巨作《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等。这些令人目不暇接的遍及诗歌、戏剧、长中短篇小说各文体之作，不同程度地影响过俄国文学进程，成为促进社会变革的文化事件，成为苏俄和国际学术界认识俄罗斯问题的重要资源。可以说，他的出现之于俄国是横空出世，震动了由受最好教育的贵

族所组成的文坛，甚至好长时间让整个俄国知识界不知所措。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具有现代文体特征的文学自 18 世纪中叶在俄国出现以来，到高尔基时期的一个半世纪中少有如此出色的非贵族出身的作家，以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果戈理时期俄国文学概观》中感叹说，俄国文学史上实际上是莫斯科和彼得堡等几个城市的不多庄园主的私人活动，如文学作品主要是贵族作家描写上流社会或贵族庄园的贵族青年男女及其恋爱婚姻或打猎等。如此状况，虽随着俄国现代化进程逐渐改观，如 1860 年代末以后民粹主义运动及其民粹派文学兴起，出现了大量叙述社会分化和下层社会疾苦文本，但作者多为受过很好教育的贵族精英，即贵族作家主导俄国文坛结构未变。而高尔基作为一位全能的文学天才，是在并未充分意识到自己创作实绩的情形下，深刻地改变着俄国文坛的构成，动摇了 18 世纪以来所形成的俄国审美范式，真正实现了文学的大众化——文学活动不再限于贵族及其文人，文学叙述走出贵族庄园，走向了市井、工地、街头、小教堂、乡村等，而这些地方的男男女女既迅速成为文学主人公，又在现实中分享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成果（能以自己粗浅的识文断字和微薄薪水去阅读高尔基作品），这就使得高尔基意外地能同在各种文体上皆有开创性贡献的出生于古老贵族家族作家普希金、在各类小说创作上达到不同高峰的世袭贵族托尔斯泰和父辈已成为贵族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相媲美，尤其是为俄国白银时代开辟了另一条通道：为了恢复文学的审美性，19—20 世纪之交象征主义文学家依托宗教哲学和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经由使叙述过程复杂起来的诗学方式，扩展文学的所指意义，从而使文学阅读再次变成有相当文字修养的知识型读者方可分享的精英特权行为；高尔基和未来主义者、后来的左翼作家，则把文学变成了平民能参与的社会性活动，大众既能欣赏文学，又能在阅读中诉诸自己的意愿，还能提高审美水平、社会公众意识。而且，和正统文学的叙述不同——从内容到文字都变得简单起来，却不降低审美质量，促成了作品发行量仅次于托尔斯泰而成为当时最受欢迎作家的盛况，高尔基也随之迅速成了从文坛到知识界甚至社会大众广泛关注的人物，这也就开始了其经典化从而被神话的过程。

论及高尔基经典化而后被神话问题，还得从 1898 年说起：这年，高尔基仅 30 岁的小伙子，圣彼得堡著名出版家查鲁什尼科夫（А. Чарушников，1852—1913）创立出版社就出版其《两卷本特写和短篇小说集》（同时出版的还有著名理论家 А. 波格丹诺夫之作《经济学简明教程》），肇始了此后彼得堡知识出版社和社会福利出版社、莫斯科中间人出版社和基辅、奥德赛、柏林等地出版社不断出版其作品；同年，《教育》杂志（第 11 期）刊发著



名文学家和出版家波谢（В. Поще, 1864—1940）评论文章《抗拒郁闷的歌手》，称高尔基虽不是首个直接反映下层民众精神的天才作家，但与那些贵族作家相比，他终是描写无产阶级、流浪汉和平民的作家，其揭示下层社会问题的才华，如同果戈理、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等描写自己阶层那样成功；《祖国之子》报这年末先后发表著名的批评家和文学史家斯卡比切夫斯基（А. Скабичевский, 1838—1910）《评〈高尔基两卷本特写和短篇小说集〉》与《高尔基才华的新特征》，结合高尔基具体作品，细致分析其创作如何深刻描写下层阶级的物质状况和精神诉求；《新闻》报（这年第138号）刊出诗人明斯基（Н. Минский, 1855—1937）《忧愁的哲学和意志的渴望》，称高尔基虽前几年才开始发表作品，但迅速家喻户晓起来，一些著名杂志争相把他视为优秀青年作家而刊发其作品，很多著名批评家持续关注其创作，这位生长于大草原并自由出入大海的伏尔加河中游城市的青年，造成如此巨大效应主要是他改变了俄国文学史的人道主义传统和过于说理的叙事方式，创造了俄国文学中的一种新哲学——张扬人性中的意志力和自由驱动力；《俄罗斯报》第170期发表文学和戏剧批评家伊格纳托夫（И. Игнатов, 1856—1921）之文《无业游民的生活哲学》，以高尔基《两卷本特写和短篇小说集》为例，分析其如何满怀爱心塑造下层流浪汉形象，从而改变了俄国文学的发展方向；《俄罗斯财富》杂志第9—10期发表民粹主义社会学家和批评家米哈伊洛夫斯基（Ник. Михайловский, 1842—1904）《论马克西姆·高尔基及其人物》，分析其作品集如何以怀疑主义视野描写俄国正统价值观及其意义，赞许作家所塑造的个人主义者形象。次年，政论家和文学史家勃吉亚诺夫斯基（В. Боцяновский, 1869—1943）发表《追求生活的思想》（《世界史通报》第8期）、《星期报》主编和批评家梅尼什科夫发表《美丽的犬儒主义》（《新时代》第76号）、出版家和批评家奥波连斯基（Л. Обленский, 1845—1906）发表《马克西姆·高尔基及其新人物的思想》（《北方信使》5月20日）等，尤其是1901年圣彼得堡С. Гринберг出版社汇聚上述评论，推出270多页《关于马克西姆·高尔基作品的评论集》，文集作者包括俄国知识界一些著名人士，这些不仅加速传播高尔基的盛名，并预示着此后讨论高尔基问题的方向（即理解俄罗斯问题由贵族知识分子转向平民），还切实保留着同时代人所理解的高尔基形象丰富性（高尔基远不止是被视为自觉的无产阶级作家）。

这些文献连同十月革命之前其他讨论高尔基问题的文献，分别揭示出高尔基作为知识分子和文学家所包含的问题：他远不限于创作了叙述资本主义给俄国带来劳资矛盾、摧毁俄国传统观念，从而引发蓝领阶级精英用

马克思主义唤醒更多工人起来斗争的《母亲》（作者自称中篇小说），创作歌颂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随笔《苏联游记》，以及若干赞赏苏联文学的文学评论，而且这类创作在其数量庞大作品中的比重极其有限，其更重要的文学活动在于叙述 1）资本主义变革到 19 世纪末以后，如何释放了传统贵族社会结构和基督教信仰对人性的压抑，下层社会民众在工业化过程中得以宣泄旺盛的生命力，许多普通人能从中发出人性的光辉；2）本土文化传统的东方性，是如何使得具有高效率的资本主义文明在俄国难以生存和发展的，如《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等；3）东正教传统文化和贵族社会结构相结合，导致原本是精英阶层的文人蜕变程度，远不止是如屠格涅夫所叙述的那样平和（在温文尔雅中保持着与社会进程不相干的贵族风范），而是伴随社会进程全方位衰竭——在日常生活上精神颓废、在专业领域无所作为、在社会变革中也无法担当社会重任、个人的焦虑日益剥离社会责任诉求等，如《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等；4）批评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权给俄国社会可持续发展带来的问题，如十月革命前后发表系列文章《不合时宜的思想》、1922 年在柏林问世的《论俄罗斯农民》（О русском крестьянстве）等。而这些都是无产阶级作家身份所不能限定的，也由此形成当初俄国知识界所痴迷、苏联很长一段时间不能讨论、后苏联争论激烈的高尔基问题。

## （一）

如此一来，我们就不难理解出身低微的高尔基，以其巨大才华和个性化方式提出上述诸重大论题，引起知识界（而不仅是文学界）对他究竟是何许人问题的强烈关注：争论始自高尔基在《家庭》杂志（第 36 期，1899）发表自传性札记，因为 1898 年其两卷作品集问世，已引发许多报刊对其作品的讨论，殊不知第二年高尔基居然发表这样的文字，“我生于 1868 年或 1869 年 3 月 14 日，在下诺夫哥罗德，染色工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的家里。母亲是他的女儿瓦尔瓦拉，父亲是彼尔姆的小市民马克西姆·萨瓦季耶维奇·彼什科夫，一位装饰匠、裱糊匠。从那时起，我就光荣而无疑义地拥有了油漆行会成员的称号。父亲死在阿斯特拉罕，当时我 5 岁，而母亲死在了卡纳维那村。母亲一死，外祖父就把我送到鞋店里去，当时我 9 岁，外祖父依据圣经和日课经教我识字。我不愿意当‘小学徒’就跑了出来，去跟着绘图师当学徒，后来我又逃跑了，进了圣像画作坊，然后又到轮船上去当厨房学徒，之后又给园林工人做帮手。15 岁之前，我就靠干这

些活维持生计，我一直热心地阅读一些不知名作者的古典作品，像《古阿克》（又名《忠贞不屈》）、《勇敢的安德列》、《亚潘恰》、《致人死命的亚什卡》等等。当我在轮船上当厨房学徒时，厨师斯穆雷对我的教育产生了很大影响。他让我读圣徒传记，读埃卡尔特豪森、果戈里、乌斯宾斯基、大仲马和共济会会员的一些书。在遇到这位厨师之前——我极不喜欢书籍、任何印刷品甚至包括身份证。15岁后，我产生了要学习的强烈愿望。为此，去了喀山，追随那些尊重科学而无条件地教给那些愿意学习的人们。但结果并非如此，因此，我又进了小甜面包作坊，工钱是每月三卢布。这是我尝试过的最艰苦的一份工作……”如此自叙，和他后来自传体三部曲相当一致，是高尔基关于自己的真切表达。殊不知，这样的表述却引发知识界对其是怎样人物进行长期的争论：

第二年，激进主义政论家在梅尼希科夫在《美丽的犬儒主义》（《新时代》总第76期，1900）中回应说，“一位深入民众的天才作家迅速征服了俄国文坛。您会猜到这指的是高尔基：正是他的作品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散播开来，他的名字也传遍了知识分子勉强生活下去的每一个角落。无论您走到哪里，从彼得堡到梯比利斯，或是从华沙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您都一定会遇到这位新天才的热烈崇拜者，诽谤者甚少。因此，人们都在谈论高尔基先生，对他的评述也存在激烈的争议。高尔基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的名字传遍俄国，并突然引起轩然大波，真是莫名其妙。他很快引起了作家们的惊慌。真正的天才往往不是突然冒出来的。太多意想不到的荣誉的降临，靠的不是艺术家本身的精明。人们不得不适应他们的不同寻常的创作，就如同品味粗俗的人适应昂贵的红酒一样。他突然成名促使我们思考其中的原因，这不单单是他的才能，甚至有时完全不是因为才能。除了才能以外还需要有点特别能引人注意的东西：那就是能吸引人的鲜明观点。在作家史上我们经常可看到，有时与文学完全无关的状况是如何大大增添作者荣誉的。例如，有些作家并非才华横溢，却享有很高的荣誉；作品发表以后，他们的知名度陡增。相反，许多作家只是因出身农民才获得稍许声誉……毫无疑问，高尔基的迅速成名首先一定是在他的才华，但又不单单是这点，这就很遗憾。高尔基很快就暴露了不足——出身于‘流浪汉’，按出身和受教育水平，他算得上是‘自学成才者’。一个长期地在烂泥中摸索滚打的人，亲眼目睹和经历了可怕的赤贫、失业、流浪、干过粗活，还经历了平民的无所事事。高尔基在自己的许多小说中讲述了这些，甚至还专门在自传中谈及此事。他还有什么生活没有经历过呢！”重叙了高尔基本人自传的有关内容，“他受过多少种教育和五花八门的‘自修’啊！他经历

过多少深刻的印象啊，有时甚至是悲惨的。他像迦尔洵，作为士兵，身受重伤躺在战后散布着尸体的荒野上，——高尔基实际上是个流浪汉，是一个在人生道路上伤痕累累的流浪汉……我以为在12年前高尔基是不可能办到的，那时他或许会被编辑部的文学关卡阻拦住，可能那时他自己描述的不是流浪者的世界，而是伯爵和公爵。众所周知，那时剥削者是广泛存在的。但近五六年，情况不同了，高尔基出现的正是时候，这也是他出名的奥秘之一。他带着新智慧的意愿来到俄国社会，那时正值民粹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论战正酣之际，最关注无产阶级之时。上帝亲自指派高尔基到两个阵营——民粹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两个阵营都抓他去填补缺口。被认为是第三阵营的《公民报》和《莫斯科公报》也抓住了他。所有人都明白马克思主义者对高尔基的推崇性评价到了言过其实的可笑程度，很久没人这样提了，我们的作家被推崇为一个超乎天才的作家，他被宣称为时代的领袖……如果作家作品能使所有政党都满意的话，那么他的知名度越来越高是合理的。我相信，高尔基本身对于他自己的荣誉未曾料到，甚至是羞愧的。他不会没有感受到，社会对他关注太多，其实他可能很容易就会被迅速地忘却。难道被忘却的天才小说家们还少吗？”然而高尔基有诸多不足，“高尔基的才能，除了不稳重的感觉，还有一个更严重的危险，即思维的波动，他喜欢思索，喜欢摆脱所谓的知识分子固有的那种无意义的智力混乱。早在高尔基初期的好好坏坏作品中就感受到这个趋势；在这些作品中，艺术家为了写‘道德寓意’很少想用速写的基调，他想摆脱情感进行说教，同读者争论。在近期一些短篇小说中（《读者》、《谈魔鬼》等），高尔基直接以一个政治家和极度枯燥的好说教者身份出现。当时高尔基那些运用得极好的人民语言，在他现在刚开始思考时立刻就变得黯淡，立刻就被散文式的语言和刺耳的报刊用语替代了”，“高尔基是‘知识分子’，甚至是高水平的知识分子，但我们已有许多那样且完全不需要‘知识分子’。我们期待人民的精神召唤，而不是报刊基调的变奏曲。我们期待他自然本身的召唤，他有时能以它的名义那样说，但不总如此。看得出，他那极高的天赋还不相信自己，还处于他们感觉的控制之下。这种在‘知识’面前，在虚伪的经验和书本面前的一种奴隶习气——对高尔基是最大危险，目前也是形成他缺点的主要原因。不管怎样他应该摆脱书本的束缚，回归他自由天赋的才能。他是为数不多的呼吁要直接研究阴暗生活本身的人，而不是研究文稿中的生活印迹。生活本身不仅比书中的描绘更为真实、鲜明，且更为宁静。生活不是歇斯底里的，它拥有更多从谎言中得救的永久智慧。所以我想，根本不是生活给予高尔基以道德世界观，而是我们所说的犬儒

主义。这种世界观根本不是人民的。我认为，其中有许多是书本中的，也可能是从别的地方搬过来的。人民，是在土地上有机地形成的，并在这片土地上正常成长发展着，就像建筑用的木材，根本不是为存在而坚持斗争，而是互相帮助支撑，其中残酷斗争的本能受和平的本能所牵制……高尔基是谁呢？他是上、下两个知识界中闪过的耀眼的火花，将它们融合在‘勇者的狂妄’的风暴中。他不是出身于人民，他的心声也不是人民的。但他的确赢得了读者的青睐”。作为同时代人对高尔基如此诉说，虽有个人印象式判断，但基于对俄国社会的深刻洞察、对文学的敏锐感受力，这样的诠释至今仍有效。

而且，随高尔基声望日隆，对其是怎样人物的纷争日趋严重。八年后，未来的苏联文艺学家丘科夫斯基（Корей Чуковский，1882—1969）《马克西姆·高尔基》（1908）更疑惑道，“不管您怎样，我反正不相信他的履历。工匠之子？流浪汉？徒步走遍了俄罗斯？我不信。依我看，高尔基是宗教事务所官员的儿子；毕业于哈尔科夫大学，现在起码也是法院职补。一直生活在父母身边，八点钟喝加了牛奶的咖啡，吃三明治，一点钟吃午饭，七点钟吃晚饭。不喝含酒精的饮品，因为有害。每逢礼拜天去电影院看电影。这么有条不紊的生活自然在他的作品中有所反映”，“高尔基是所有写作者当中最刻板的一个，最压制、束缚自己个性的一个，他不仅狠狠修剪自己的个性，而且还苦裁苦剪所有人物的个性，对他们的刻画不自然：刻板而书呆子气十足，因为警句箴言而剥夺了人物个性特征。他作为人之个性的讴歌者，其实是个性的最大反对者。他颂扬的是概括的人、抽象的人……这就是高尔基的特性：刻板、不尊重个性、保守、纸上谈兵、规整、极端、单调。总之，这都是蛇的特性，而不是鹰的特性。这是多么奇怪和出人意料”<sup>①</sup>。与这样激烈言论不尽相同，白银时代诗人和后来著名侨民批评家安年科夫（Ю. Анненков，1889—1974）在晚年回忆录《我的约会日记：系列悲剧》（1966）中则另有说法，“虽然我们讲述了一些高尔基的事情，诸如出身俄国社会下层，生来素朴，为人谦虚、谨慎，信仰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天才，革命的宣传员等，但高尔基在私人生活中却不失独有的文雅，一点儿也不避讳与其他社会阶层的人士交往，喜欢亲近貌美的女演员，亦喜欢接近贵族阶层的青年人士。我丝毫不是说高尔基受此诱惑，而是说这些能够使他欣慰。绅士般的风度和优秀的精神品格使他能够在革命年代超越阶级偏见拯救众多俄国贵族阶级人士的生命（有时还有财产）。

<sup>①</sup> Корей Чуковский, От Чехова да наших дней: Лит. Портреты,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 СПб.: бюро, 1908, с. 98—99.

高尔基在他笔名得以认可的这段期间，总穿着黑色的衣服，一件细呢子的偏领衬衫，外扎一条窄窄的小皮带，穿一条呢子马裤，一双高筒靴子，戴一顶富于浪漫色彩的宽檐帽子借以盖住垂于耳下的头发。高尔基这副‘民主’形象举世闻名，增加了他的传奇色彩。然而，如果说托尔斯泰伯爵不顾自己出身变为一个十足的赤脚农民的话，那么高尔基，一个无产者，穿着既不像工人，也不像庄稼汉，而是根据自己独有想法穿一套民主服饰。但很快这套非俄罗斯式的服饰便在文学名流和革命青年中时髦起来，这种时尚一直持续到高尔基自己放弃先前的形象为止，但唯一没变的是他的闻名遐迩的髭须。高大瘦削的高尔基，在那些年里已经弓腰驼背了，偏领衬衫垂在他过于平正的双肩，就像是挂在衣架上。行走时，高尔基的双脚紧贴着地挪动，双靴摩擦地沙沙响，有时还有吱吱的声音”，并且还记录了对高尔基的感性印象，如亲眼目睹他多次流泪甚至哭泣，包括听到契诃夫逝世消息后、一出音乐剧中一只看见小狗熟睡在轨道上的大狗冒死迎着火车疾冲过去救助、在斯莫尔尼宫的苏维埃一次代表大会上唱《国际歌》、一次外出时被火车站站长告知火车司机和司炉想认识他等一次次动情流泪的情景，哪怕有人对其哭泣的意义有疑义，但高尔基作为性情中人形象令人感动。而在作家扎伊采夫（Борис Зайцев，1881—1972）《高尔基》（《兄弟一作家：回忆》1921）中，“高尔基个头很高，有点驼背，穿一身工作服，扎一根腰带，经常甩甩额头的几缕头发，眼睛不大，但很机敏，鼻子塌陷扁平，还不时地捻捻火红色的髭须，一手掐腰，有时说点格言，就像下诺夫哥罗德的人那样，发O音不弱化，我就记住了这些。他名声越来越大。有些东西成为‘旗帜’，带有左倾的意味。契诃夫表现的是纯文学的东西，高尔基则拿海燕气质做幌子。从这个意义来讲，他是一个危险人物。从文学角度来说，《海燕》内容空洞、贫乏。但高尔基第一个在自己身上清晰地再现已俄国生活的未来平民地带。这在艺术上虽微不足道，但作为早期的强盗代言人则意味深长。其呼声是响亮的……响遍了整个俄罗斯，甚或在欧洲也能得到回应……在海燕气质和为底层庇护的那段时期，高尔基对钱特别敏感。他喜欢钱，钱也喜欢他。高尔基没有毁掉自己。一些‘不光彩’人士总是依附于他，就像依附于斯大林和其他人一样，他们直接经营其事业”。可见，高尔基的这些相识者之论虽彼此冲突，但无不展示出高尔基不同形象，并因言说者的表述有其感情和个性，令人印象深刻。

也正因为如此，在得知高尔基去世消息时，不同的人更是表达了完全不同的理解。第一个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俄罗斯作家布宁（Иван Бунин，1870—1953）得知此噩耗后，写下了这样的回忆文字，“作家马克西姆·高

尔基逝世了……阿列克谢·彼什科夫，于1868年出生于下诺夫哥罗德市的一个哥萨克家庭，以高尔基为名响彻于文学界……”，而1899年他们初次相见时，“高尔基说话声音很大，好像全身心投入，激情昂扬，大声地喊叫，故意搞得那么粗俗、野蛮。他讲的是关于伏尔加河的富商和富裕农民的故事，冗长乏味，乏味主要是因他有点言过其实，所有这些富人曾是壮士歌的内容，另外，形象性和激情也很有些夸张”。由此，他对高尔基印象自然矛盾得很，“他第一个特点是，在人们面前，说话总是声音很低沉，由于自尊心和虚荣心，也由于听众在他面前异常兴奋，他总是显得相形见绌，他总是说一些刺耳的、高深的、重要的事情，喜欢教导他的那些崇拜者们，跟他们说话，要么严厉、随便，要么用冷峻教导的口气。当只剩我们四目相对或在亲近的人中间时，他就变得殷勤客气，天真乐观，过于谦虚、腼腆。第二个特点是，他尊崇文化和文学，讨论这些问题成为他的真正时尚。还在雅尔塔时，他就对我说过下面的话，以后又跟我说过上百次：您是否知道，您是一个真正的作家，首先因您的血液里就留有文化的痕迹，得到俄国丰硕的文学艺术的嫡传，老兄，为新读者写作，作家就应当坚持不懈地学习这种文化，全身心地投入到阅读中去，那时我们才能得到益处！”<sup>①</sup>这样的文字出自一个以维护俄国文化传统而享誉世界的作家之手，虽令人迟疑，但比起苏联时代僵化的高尔基形象则另有寓意。而高尔基同时代另一个批评家上文提及的安年科夫则在《我的约会日记：系列悲剧》（1966）中这样记录说，“高尔基之死给俄国人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参加过在莫斯科举行的高尔基葬礼的安德列·纪德写道，‘在安葬高尔基时，我看到了整个红场上是人山人海，一眼望不到边，他们紧随着高尔基灵柩。怀着忧郁、专注的心情，默默地行进。对于所有这些人来说，高尔基是何许人也？同志？兄弟？所有人的脸上，甚或在最小的孩子的脸上，都可以读到一种茫然无措的感觉，充满忧伤……我是多么想将他们拥在胸前，放在心中啊！’认为这是夸大其词了，如小孩脸上能看到这样表情吗？在他看来，“不言而喻，已逝伊万的这些话是在斯大林在世时说的。高尔基的生活是崎岖不平、热情紧张、复杂艰难的。他的艺术之路也不是平坦无阻的。高尔基创作了《童年》，一本可以有理有据称之为完美无瑕的书，但他又写下了然无趣的《海燕》（比如，永远无法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比）。遗憾的是

<sup>①</sup> И. Бунин, Окаянные дни: дневники, рассказы,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 Тула: Приок. кн., 1992, С. 243—244.

（艺术的命运如此），高尔基优秀的作品远远比不上他的拙作流行”<sup>①</sup>。这样的表述可能与其在苏联时期侨居国外有关，但也较早地指出了苏联对高尔基的人为误读，但与这些不尽相同，列米佐夫（А. Ремизов，1877—1957）这位曾是白银时代著名象征主义小说家，侨居巴黎时得知高尔基去世，悲伤地写下了《阿列克谢·高尔基》说，“高尔基的魅力实质正在于，他在骗子、无人性和伪人性的包围下，大声且用新形象诉说人生最不可或缺的人的尊严。高尔基是创造神话的人。他在俄罗斯文学中的地位显而易见”<sup>②</sup>，与此前他在《旋转的罗斯》（1927）所说的相通，“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您成了我生命中的贵人，尽管我的梦之世界令您反感，您凭借您的明辨力猜到了我对语言的热爱，我在文坛上的第一部作品归功于您”。可以说，同为侨民，每个人的表达有着各自的诚恳，哪怕他们的纪念文字没有一位如法国传记作家安德列·纪德在得知高尔基去世消息时所评价的那样深刻——“没有哪位俄国作家比高尔基更是俄罗斯作家了”，但无不透出他们对高尔基这个人物的挥之不去的迷思。

## （二）

可以说，高尔基是因突然成为著名文学家，才引发同时代人对他是何许人的争论，并因其后来和苏俄政治关系复杂化，不仅争论延续且分歧渐大，这些争论亦显出高尔基本人的复杂。换句话说，关于高尔基是一个怎样人物的争论，常常和他文学家身份联系在一起。而论及作为文学家的高尔基，按丹麦著名文学批评家勃兰克斯（Georg Brandes，1842—1927）的说法，“要认识高尔基的生存状态，首要条件是理解其作品。因为其中直观描写的只是他所知道和经历的。你在他那儿看不到躲到幻想世界里的过去，他不把自己置于环境之上。他把读者带进了一个全新世界。如此创新，以至于对非俄罗斯读者而言，要评价高尔基描写现实的诗歌才华和能力是很难的。需要清楚其原则”<sup>③</sup>。然而，俄国社会思潮纷繁复杂，对其作品阅读常受社会因素的影响，如文学批评家和翻译家阿德里阿诺夫（С. Адрианов，1871—1942）在彼得堡出版《高尔基的〈在底层〉》（1903）就深受当时社会思潮之影响，这就使得关于高尔基文学的创作倾向、表达情绪及其意义、

① Ю. Анненков, Дневник моих встреч: цикл трагедий. New York: Междунар. лит. содружество, 1966, Т. 1, С. 46.

② А. Ремизов, Встречи: 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 буерак. Париж: LEV, 1981, С. 132.

③ Гейр Хьетсо, Максим Горький: Судьба писателя. М.: Наследие, 1997, С. 4.



诗学特征等问题的争论变得异常复杂。

今天看来，高尔基文学创作积极改变了俄国知识界对资本主义态度：彼得大帝开启的西化运动包含着运用资本主义方式改造俄国，但西化和资本主义严重破坏了斯拉夫文化传统，遭到主流知识界反对。而高尔基的独特经历，深刻体验到了资本主义及其之于俄国的意义：其早期流浪汉小说就展示出俄国新时代的生命力——资本主义锻造了一批新人，他们有别于贵族庄园制度束缚下成长起来的温文尔雅知识分子，也异于庄园制度下依恋土地和既有生活秩序的庄园农民，而是走南闯北的蓝领工人；相应的，展示了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的艰难，如庄园制度和斯拉夫共同体诉求在劳动力与生产资料、商品流通与商品消费等环节上限制了资本主义的顺利扩展，而俄国不同的区域性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则在精神上消磨现代性的生成，由此他热心倡导精神上的积极进取者、歌颂重建世界秩序中的普通英雄。然而，这样的叙述，因其颠覆了传统俄国文学对资本主义的描写和人道主义传统，从而是非不断：

就是在出版《两卷本特写与短篇小说集》的第二年，那位著名的自由民粹主义思想家米哈伊洛夫斯基就著文《论马克西姆·高尔基先生及他笔下的主人公》（《祖国之子》总第219期，1899）说，“大约三年前，不同杂志上出现了署有马克西姆·高尔基这个在文学史上鲜为人知的名字的短篇小说。人们饶有兴趣地读着他的小说，它们散发着某种新鲜的气息；但由于部分原因是许多小说刊登在不太普及的杂志上，部分由于小说主题不统一，很难形成对新出现作家的文学面孔的确切界定。甚至产生了疑问——他是否有某种确切的文学风格，他是否会转瞬即逝，在现代文学中这种现象屡见不鲜：新作者因一部中篇小说或短篇小说崭露头角，而小说在思想组织或文艺特色上引起广泛兴趣，仿佛在预示着未来的情形，然而事实很快表明，作者水平有限，只能应付一两篇短篇小说。自然，在文学史上存在类似的昙花一现现象，但是现在许多偶然的客人使之变得有些特别；他们与您谈过几次话，而且您好像对他们的谈话开始感兴趣，并与之度过一段还算快乐的时光，然后他们从您的熟人圈里抽身而出，就如同他们从未来过这个世界，也无从想起他们”，“高尔基先生的小说引起普遍的关注。关于这些小说有人谈论，有人研究，好像所有人或多或少都承认作者的才华和小说的独创性。不过只是‘或多或少’，比如，总的说来，如果有人欣赏高尔基先生的描写，强调他在小说中似乎占优势的艺术分寸，那么其他人相信，恰恰在艺术分寸上高尔基造诣不够”，“高尔基所写的如果不是完全崭新的，那么也是鲜为人知的矿山——流浪汉、赤脚矿工和金块贩子们的